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58
冊數	16 (10)
函號	別 21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南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問禘章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本朝太祖是

宋開基之祖僖祖之太祖皇帝又是始祖而上古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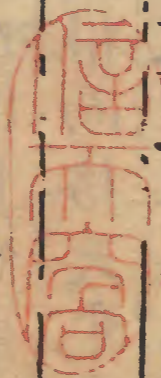
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

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

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

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

根而幹自幹而技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



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
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
之近者如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
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
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
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
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
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
精神即祖苟能知此理矣至難知者則其他事物之
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
誠而已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

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竈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
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詞以規儆之如曰對哉
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
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禮記小
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
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
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
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

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曰媚與與寵

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弗理得
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
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對陽貨也貨本責孔子之不
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
仕矣但不仕汝爾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
不遠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若非
逢迎取悅則必激觸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為正
然比之聖人氣象則猶未免陷於一偏必如聖人之
道德宏大自然有此氣象非勉強可及若欲師慕其
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而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
程先生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
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傲之
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
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

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
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
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
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
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
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
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
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

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遠之地能終食不遠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遠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耻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能聽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

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不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耻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此是不耻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真箇仁義真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

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
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
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
天地聖人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
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
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
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
處朋友當信事事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有忠而後有恕。忠者
理處之即是恕也。恕者
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
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

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
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
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又之亦可以到至
誠地位。誠是自然底忠。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
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
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
自淺而深。不可躡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仁而不
倭章。

仁之一字。自古無訓。論語一書九言仁處。只是教人
以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明切。然亦

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正是愛見物之可哀可憐者則有惻然隱痛之心此正是愛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

有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

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解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

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

博愛之謂仁則是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乎愛則

是仁之為道主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

各有所主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

用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切

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合

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入之心亦主乎

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仁所以不識仁之

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凡

痒痾疾痛便知便覺即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
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
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
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胸中虛明無滯便說
是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未是
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天地生
便是仁之休其發出未生物至文公先生立六字以
便是仁之用休用元不相離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体用兼全既異乎
漢儒指情為性之失又足以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
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

貫四端而為一心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
愛之理仁未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
之發用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即性也用即情也
於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息
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
皆具然後謂之入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
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成萬物無有已時
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
而默察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此處
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

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根也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
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
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
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所以貴乎剛也上蔡
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
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
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
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特
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
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揜遏而不能出也上蔡
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徇欲而屈於物之下
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德自持卓然立於萬
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
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
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
生者也凡為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
言德性為主而用事也為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

民故物欲行言物欲為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雖稟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強聞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明者或趨而闇橫渠以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晝寢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

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仁義禮智信是也天者指其理之自然

而言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於威儀容

止語嘿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教學者

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

者即其近者求之用功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

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

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

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

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二條又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

曰無適之謂一適徃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

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

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

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

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

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

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

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為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话矣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為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甚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有不由者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嘿自省察我之事
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
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又之私意盡忘則
其視天地之間混然為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即所
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
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然常
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
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
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堯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

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
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
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胃
中如蝨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
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
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爾非始學
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大凡為學只是
要變氣質正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
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回其言
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鑿經然其病則有某方其病則

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心之偏正如看鑿經以察已之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用涼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已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是也先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已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匿怨以友其人是也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

聖賢一言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看過讀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初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向來回觀聖賢之言屢有警省云是因此語換了肺腸誠是如此

問不違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

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即

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

此所謂人若能克

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

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

私欲便是違仁

問顏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

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

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

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

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

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

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

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

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

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

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

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文者廣也知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章一木

之理無不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講究是也

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
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
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
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
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鐘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
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
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
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
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
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

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學言
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箇
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由乎禮則安不由乎禮則危
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真
有兩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
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
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
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
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
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

確

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驚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

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

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云云

問手足不仁

博施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

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我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壅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痲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日一至為月一至為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

楊慈胡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字有重輕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

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也進學有漸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無欲也日月至為雖未及顏子然在學者亦豈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為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

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為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

如飲食欲飽是

理才要珍而豐即是欲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

始而終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

不已

今人為善乍作乍輟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緣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生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
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
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
賢為耻也孟子又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
人夫不幸無耻言人若有耻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
肖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耻心則是甘為庸
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耻方

能發憤若能發憤忘寢發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力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力朱文
公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
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
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
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力而
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
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

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舉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若謂運水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問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為精微周禮占夢官有所謂正夢者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朕先見有所謂思夢者謂日間念慮及者此乃夢之正之故形於夢念

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乎說孔子夢見周公
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高宗恭嘿思道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於行道
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正
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
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
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
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王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
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不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
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
及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也理雖非
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
為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者聖賢兢兢業業以
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
雖賤為匹夫自有良貴者存此夫子之所以飯蔬飲
水顏子所以陋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
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
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

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方便視之如弊屣委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則不復可以為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其論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雖未必果為衛君設然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蓋不無意焉如衛輒以子拒父而得富貴是又大彘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人以

為得為貴雖錐刀之利亦有甘心不義而求之者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僥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者當段段反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來日陽月陰寒往則暑來

暑陽寒陰晝夜昏明晝陽夜陰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

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昔人謂易字乃

合日月二字為之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為復一陽蓋篆文如此也則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自五月為姤一陰生而一

而六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言凶消

盡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而言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

不中為凶陰亦有吉有凶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

陰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

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

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

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

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已與顏子有之此孔子之

身全體皆易矣孟子一書全不言易而張

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先王盛時風教興行人人得
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遺差

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

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謂喜怒哀

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

王之澤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雖叔末之世

人猶不失三百篇詩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

起其良心趨於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

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

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

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也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卑隸各位分守

未嘗少息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

人因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風雨皆是陰陽之氣

相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屬木徵屬火商屬金羽屬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十二律黃鐘大簇

大呂也陽律曰律陰律曰呂故曰六律六呂應鐘此六

陰律也陽律曰律陰律曰呂故曰六律六呂應鐘此六

陽律陰月用陰律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

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

則黃鐘之管飛灰衡素大寒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

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變錯而成故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

心成風俗也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

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

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

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制雖亡而

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

外貌斯湏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湏

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

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

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

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茅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茅音序小栗也

賦謂分以何之也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衆狙

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十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

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嗣欲盡戮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聖人於不仁之

人屏而遠之乃所以傲之使知自改而未嘗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

賢而不以為是位至於上公不以為可矜前章弘毅弘則規於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此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满武王之意也文武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為聖人但所處之

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
王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
常而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
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
為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皆稱其為
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貶湯武也蓋惜其
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
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
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
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廢滅而

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

王

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
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
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
立言其為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
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
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
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

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雍李教授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即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

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大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

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為已發此至論也來論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論又恐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

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言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

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
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
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
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
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誦詠既深達
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
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
又必合所知所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
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
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曉以補昏愚之過

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

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

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過絕之也故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克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

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

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
地宜無待於試而給札玉堂厥有故事正欲詳詢
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
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厥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
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革心尋復和好謂三邊
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
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
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蒙犯矢石者無以
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頗

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爲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
於用名數繁何以為贍給之費餼糧既無贏蓄
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留屯若也
數十年來大畧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
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負耒
未免扞格又况流離顛頓之餘戍後驅馳之久其
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賦租勸之墾闢
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後可為非可以遽舒
目前之急也裁楮為幣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
日增時兩方通遺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噬臍

之悔先事而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
平糴采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棗祗
之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無
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切而士
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謀不患不見
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
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
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時慷慨之士相與
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罔功財耗而弗贍二三

大臣訐謨於其上群臣百執圖議於其下亦既
吁亦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
蓋嘗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
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
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
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五之
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過其趨吾之所恃
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捨攘衆志
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
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 寶元 慶曆間中外多故

夏人畔命兵事繁興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
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
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
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劔而軍律
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岌及而仁宗潛
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
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
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彊兵則保
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
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已搖財將焉用人心弗

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
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
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惟淮
之招難於瞻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
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
非擇將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
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
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
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
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

戎付之以分閫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
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
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
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
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馭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
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功也而所向輒劔反
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
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
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
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徒用此

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
峻秩假之以芻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貴兵未用
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
月自瑣闥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
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
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攷功實猥曰激
勵顏行不容靳此抑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
之亡覲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
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祗以塞一時之缺
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

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
雄淮之招固將為竦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
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
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
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
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繇江湖福建來者囂
囂隳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
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
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寢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
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

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撥之
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
若是之縲故浮脆寢弱得以挂名尺籍間舊兵失亡
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
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
前者誅夷後者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
不嚴之過也雖然起弊有源揀弊有機夫列營分戍
坐糜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
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藉以
取辦椎膚剥髓罔卹怨恫平時亡以繫其心緩急何

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豐殖自私猶前
日也伊欲鳧藻相歡投石思奮則枯刻之禁盍從而
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
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小或科歛絀罰隨之
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驟
既難追咎供億寔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
盡公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
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他又
可知仰窺聖摹一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之日儲蓄
每歲惟以賞功一也既偷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

行拘權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點檢
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內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
公至於宗藩戚畹之好賜可損者損之掖連尚方之
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
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
桀驁浸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
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
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
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顛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
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

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
權臣重拂人情未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
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
隸正軍廩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
贍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閔漕運之艱則
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糴
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
兵之法曷為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
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莫居分給
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

有寓軍之實此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
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
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
命官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
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強
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
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闡出於邊關上下共
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為銅之幣獨不當併
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
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

科率並緣苛擾以涸其貧而減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慄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隉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充

夷狄窺覩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蕭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習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連外朝之勢

備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
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迺者柄臣氣燄薰燎豈
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
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
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
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悞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
徇北伐之舉童稚憂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
材而狠心自庸魯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
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
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

誘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姦臣
之首通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弗顧何也
諛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衢
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為得也軍興以
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餉邊陲斃於干戈民雖啓
啓不忍怨畔者以權臣實為之而上弗與耳今九
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何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
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譟張為幻
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
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止之果何異於偶語之

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
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
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
不敢桀騫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
侵將洗民瘼可蠲吁為是說者媿安目前可也經邦
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
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
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
逆亮之寇終淪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
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國有人乎

然和未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
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
而生於戶連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
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
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
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
襲者也情親而勢易襲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
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
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
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

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
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閹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
終身勿齒夫奚庸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
至卻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
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
為身計為 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
意少移讒誦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
之言有時而營惑矣正論不聞讒誦得志威福之柄
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
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

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
以濟其私者也方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
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連小人志在附麗於
是煽其欲熾之燄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
天燎原而不可遏梟狐歛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
己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
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
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
時而少忘彼既為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
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

容於不慮也 元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
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
不易拔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
可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
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
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天若祚 宋
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
其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
哉愚故謂小人復進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
流離饑踣凡二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
向者復淞右園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
農習於鹵莽而不諳淞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
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
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
往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
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聚廬以
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緣手而
盡又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
慮謀國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

由已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已之罪况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株菑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拯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

春以來所至早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徃徃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裁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為陰脅陽之證而兩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兩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兩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

後兩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慝用權陰類盛長
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壬
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
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
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說邪戒私昵以防壅
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
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兩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
為君臣俱不安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歟
鑒昭昭亡田共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
天意乎 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

之 諸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
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
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
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虛老歲
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沓降則天下之事將有
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
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楊汝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

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
求所以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
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
歟由果求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
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饒
饒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
厲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稅回天下之勢於靡弊
膠轄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
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

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
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
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諉之於數既非格王正事之
誼驗諸證應則漢儒傳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
為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
間弄兵跳梁相挺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
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為
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尚有
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尚有
可思者乎禮義廢耻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而

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厲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
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至而折衝禦侮未覩其效駕
馭之術其孰當先曩者患民食之未充於是有賑糶
之令又慮夫貧而瘁者無所得貲於是乎有賑濟之
令或謂疆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
今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糶亦又未
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二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
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
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是舉秤提之策而
為度吏並緣為姦漁奪吾民於是頒予民從便之令

教吏適以滋弊其果然歟獻詩之臣論

嘗命即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

殆弗止此其將何以揀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

懷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疆力迄用有濟

蓋不少矣今石臣同心者俊在列正大有為之概

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

不當以近效計歟 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願極

當今之宜以副 明詔所為給札之意其無遜

門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繪林桐

昭示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臺屢驚

弱激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歲米石萬錢
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為安而有識
之工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
火積薪之防徹桑網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蓋
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
危一六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
衰固固巨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
有三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真諸
錯紛紜之會顧夫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不幸
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未盛不可

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毀調度百出國計之匱竭宜乎
今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錫予而主計之臣動
以藉給為憂楮價日削未知稔提之方祠牒口鬻不
虞蠶食之害平時經費彙々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
仰乎此國計之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
矣曩者培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
牧守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
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
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
敵蓋有口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

其宜也今總戎分閩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覲交馳旣難遽時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孰當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必長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之策舍斯時而弗為後將有不勝為者此 聖天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為承 詔發策之意也

附郊祀

議李鳴復

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誕

禮之休迺考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祗見于郊其狗歟盛哉不天之大理也蓋嘗考諸古而有疑焉爰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稍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為禘孟春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旣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以旅上帝

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所折衷乎繇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國朝繼天立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章雖百世弗能易也而元豐間廷臣獻議顧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者有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失者當時蓋嘗採用其說止祀天子園丘矣而北郊之祭迺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謁矣而太興太廟之饗迺尚循舊制又何歟元祐中嘗議

祀矣而弗采行 紹聖 政和嘗行矣而弗克久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上祇翼一心對越無愧用能轉饒儉為豐登易藉為為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其故何邪間者風霆之警象緯之愆一或徹聞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為請者 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不過

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
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
失孰得漢唐諸儒及我朝群臣之議論孰正孰偏
今日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
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
斷煥陽光於陰暄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
良寔就條理惡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

下臣童蒙奏景集登進開言路也蠲邊昨夕役之

戢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
訓以迪睦親媿也三邊制閫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
疆場也嚴易卷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
也又惟端平改元以來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寬民理
財治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
令於是誕頒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新群
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怒專殺則
有禁傲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治教之象下攷
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天時以新命令然未
有舉大政數十條於挾日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

言路之開善矣然論建多端亦皆適當文書藜委未
易徧觀必命近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
聽言之實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
德澤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
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婣之教為慮遠
矣然膏梁縉綉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如絳灌之
謀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長君少君之美
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學而近戚驕溢之患卒見
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
敵去而侮人之常情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

實而伸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
則狡焉思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
闈宿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竒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紉賈至之議度綏卿
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今夕申一禁其所得
者猶是人爾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寬民而下皆方
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計之若何而能饒
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事既興我雖欲靜焉能必
敵之不動保固新復之疆懷徠新附之衆其策將安
出乎魏絳和戎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

夫春者天之所以生也。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
育物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
庭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將拔
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南省賦場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濬哲之資輔之緝熙光明之
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間時發玉旨從容訪問莫非聖
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勉互進蓋得二
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大學一書尤昭合焉
故窮性命之奧而不遺事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

充智識之妙則物之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
敬揭之侑坐以代盥盂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
意之誠心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
樂遊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
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家者
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之法度則
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雖屢飭而庶隅
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殷兵病
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狃鴟張而備禦
之實多闕中原雲擾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

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修已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帝欲聞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知何為尚形伸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煩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特於暫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敢肆尚或踰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

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故效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切劘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諫論質直之士將登進于進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勵者至惓惓也其為敷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盡揜漢唐之美必有以仰禪淵聽者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紫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

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之如果為己而學則
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
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
買軒裳斯足矣馭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
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
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
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
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思
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
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

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
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躡焉
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
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
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
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
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
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
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
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

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

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

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
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
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
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
效不可愠愠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
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
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臯
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

謹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微畏惕
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
竒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
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于仙游山
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
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
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

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于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
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
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
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
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
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
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
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
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

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
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
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
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
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不仁則喪其所以
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朽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
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
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

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
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
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蠹
賊也蠹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
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廟壘之時也
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
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
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
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

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
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
之所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
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
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
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以端義命
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

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蹶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

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規汲汲於事

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為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楊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問楊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為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修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

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正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

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博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

立其本歟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啟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諒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友朋之所以教

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厯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虞書言中而不及仁倫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

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慢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讎如去蠱賊所以

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
人欲熄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
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
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
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
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豔於名中無本而役於外
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及
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
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
謂而已是豈子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
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為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修而
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哉澹翁鄉黨稱
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巍紫
陽百代宗師英才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
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迺擢甲迺迺官儒宮藹然德
聲日大以崇厥志未醕奄忽臆逝匪君是懷實憫斯
世青輶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
君以治命子欲稱是名可昧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

治盍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魯子猶日三省矧是初
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保勿浮迺德之
基至珍且良結緣垂棘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
訓字以自修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修其必由
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已足朋擇善固
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
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以先
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

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謂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
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
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
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
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
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
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
藿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
主父為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
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

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臯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疇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獨惓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畫參諸言行以曾其學之進與否也

諸夢寐以下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

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故欲名其季曰
琬而字琰曰德元璿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
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
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
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

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
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
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
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動而辰常
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而心常靜故能
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稿之謂哉寂然
不動者此心之躰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
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
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

而未嘗不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
則雖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或
在此故某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謁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次曰
輝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
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異時躰而祝之
也予謝不獲迺為之言曰夫火之始然其光熒熒沃
之則滅燼之則盈大有盈實義見陽壯解明其在於人善端初發
廣而充之斯暢以達然之字宜曰充輝光之發積成

乃致紅以所以新佛畜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
而大其序亦然輝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儼其執孔炎
傷元而極祗以為愆必媿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
繫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赫大明旁燭萬理燭火
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迺識
其全炤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曰矣爾幼志順
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穉其豫成之勉
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
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洵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而字
穎叔予疑為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穎魯
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
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
盍為我更之予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
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
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恥過
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是非非之決豈
必已形而後為趨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
元吉吾先聖以穎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
乎之夫穎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
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冰
釋矣此穎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
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
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嚙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
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
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心之
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

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
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
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
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跡世俗迫隘若不足
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
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
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
以大自足矣予尚奚言而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

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
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
泉象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
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
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
大而不為大予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昔人
齋泫澄深是則齋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
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揚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為乾善不極不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

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叟真某曰盍為之字予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

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揚氏為我一毛弗捐白
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
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蠹迸伏垣之盜疾
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况吾靈臺則欲勝
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
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用徧邪故私者衆慝
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修
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為子字如何侯竦然曰
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予曰
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
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
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
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
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
則是掘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馬君伯華問裕說於
袁子諱子盡教之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充
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
樵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
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剴其鋒昭
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
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負固不服有司教諭之無
降意君不欲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
會日且暮衆寡弗敵死之招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
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
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
者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

之角區、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
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之其不與人為
善亦甚矣賴一朝廷清明崇獎忠義錄其子以官於
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世君之子年雖幼而風骨
不允蓋必能保其家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
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為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

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思不處焉何
哉某嘗聞之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
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
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其請推
演其義而為之箴箴曰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
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眩
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
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繇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
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止水熱真

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牙既幹鈞石必
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
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
令霆鈞颯馳孰敢奸命衆形役後統于心官外止弗
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
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
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斃

夜氣箴

予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聞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
晝夜者三者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闕竊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不息之間斷而昏冥易
之忽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
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
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
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懸然知及之

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歲以自砥常凜
凜乎瘵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凜守 臣
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
詞曰

洞漣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默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庶 若時權酷 斯患之鉅
為法寘民 莫如糟丘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迺案圖書 迺諏掾史 迺奏迺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權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形
有臣棄疾 易征而權 正論盈漣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顛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科調紛紜 徧于屬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臯當極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敷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弟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滯 苟湏且滯 則匪太守之心
咏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揭于通達 維後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忿不疾聖賢之待頑民
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
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群齋有小室名
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廼以為名余
忻然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波波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舡
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讟德人天游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
豈曰予刻伯氏無尤李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
吾誰踈親子令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
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蒙齋銘 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使真某取
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
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
有本如是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躰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賚有此孫捐名齋靡
目繫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勝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粵有智者
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製為斯衾
覆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
况於永夕豈無纖纈衣以厚繒擁之高眠可當嚴疑
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之厯弗給布絮一衾萬錢
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凍者成立我嘗評君盖具四德
益兮春溫皜兮雪白廉於自鬻樂於燠貧誰其似之

君子之仁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
不軟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可窮
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
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恠心一開其流曷已
獸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庶之本庶者行之先
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 為東岩王次點作

衣錦絅衣裳錦聚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
若是其悔為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于隱于微



我欲亡愧匪斬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
惟一緇歛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散緼中闕文錦外張
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撲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
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
入德之門曰惟至要倚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
古人與偕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坊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惑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冊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闕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心差眊此齋扁嚴師在前
求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顏顏蹙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問君
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縈齋心得慈胡髓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鄧山子

袁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三十三卷 終



